

George Kaiser's \$10 Billion Bet

乔治·凯瑟:守护机会公平的社会契约

■ 克里斯多夫·赫尔曼/文

以塔尔萨一家小型石油公司为基础,乔治·凯瑟(George Kaiser)缔造了自己的能源与投资帝国。投资于美国贫困儿童的话,能产生同样靓丽的业绩吗?本文是《福布斯》美国400富豪榜特刊对凯瑟的特写,这位亿万富豪向我们畅谈了他的愿景。

低调富豪的慈善梦

丹尼丝(Denise)很小就在父母的带领下从事家族生意。“7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称量大麻,按每份四分之一盎司分好。”这位现年36岁的瘾君子如是描述她在俄克拉荷马州接受的教育,“13岁时我开始吸食冰毒。”牢狱不可避免地成了下一步去处,可“它什么都没教给我,只是让我跟坏人坏事更加熟络。”至于26岁的梅丽莎(Melissa),她从11岁就开始吸毒——继父的坏影响是直接原因,她说:“除了过把瘾之外,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”由于制造冰毒,并使年龄分别为8岁和3岁的两个孩子身处危险之中,梅丽莎面临20年刑期。俄克拉荷马本来就以女性囚犯众多而闻名全美—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暴力性毒品犯罪众多,梅丽莎似乎肯定会给这份记录再添上一笔。

不过,丹尼丝、梅丽莎及塔尔萨市(Tulsa)的几十位其他女性最终并未被判处长期监禁,拯救她们的是一位异常低调的亿万富豪——这位富豪不但这些女性从未听闻,在俄克拉荷马之外更是罕为人知。过去40年来,现年69岁的乔治·凯瑟不声不响地缔造了一个规模上百亿美元的能源、银行与私募股权帝国,对于虚荣浮华和媒体关注,他避之不及。如今,他同样不声不响地用这些财富回馈社会,向乔治·凯瑟家族基金会(Georg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)捐赠了40亿美元,使其可与约翰与凯瑟琳·麦克阿瑟基金会(John D. & Catherine T. MacArthur Foundation)、戈登与贝蒂·摩尔基金会(Gordon & Betty Moore Foundation)和洛克菲勒基金会(Rockefeller Foundation)媲美,他还承诺将逐步把几乎所有财产都捐出来。仅在过去一年里,该基金会就拿出了1亿美元,授予“康复女性(Women in Recovery)”之类的组织。后者认为,与其花纳税人20万美元,将丹尼丝和梅丽莎这样的瘾君子关上十年,不如花2万美元进行一年的高强度戒毒,这对孩子、母亲和纳税人都有好处。

凯瑟喜欢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慈善事业,侧重刺激经济机会,并向最需要的人提供早期教育和医疗保健支持,从而抗击贫困,上述组织正是此种理念的鲜



石油大亨、慈善家乔治·凯瑟

明体现。凯瑟如此阐述他的个人使命观:“那些出生于一个发达社会、且很有爱心的人,有一种特殊的义务,使美国梦重新成为现实。”爱德纳·麦康诺·克拉克基金会(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)与凯瑟在反贫困事业中并肩作战,其主席南希·鲁伯(Nancy Roob)表示:“凯瑟的慈善作风与众不同,他不仅专注于找出那些确有实效的项目,还愿意投入大笔资金,扩大这些项目的规模。”

低调个性是凯瑟最鲜明的特征,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说服他接受《福布斯》的采访,而且他只肯谈论慈善事业。尽管在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上高居第31位,他戴的手表却是只值20美元的卡西欧;他坚持乘坐经济舱;他在凯瑟-弗朗西斯石油公司(Kaiser-Francis Oil)总部的办公室堆满了纸张,仿佛办公室的主人不是个石油大亨,而是个数学教授。这倒也没什么不适合,因为他的慈善风格并非以宗教或乡土情结为核心,而是推崇理性地解决问题。不过,即使他是一名非常客观的生意人,却也表示:“在寻找最迫切的需求时,不要拿出一张白纸来进行分析。”

为教育投资

根据自己的经验,他发现“富裕、聪明的父母往往能培养出富裕、聪明的孩子,这不是因为基因优越,而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良好家庭环境和感官刺激,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无法享有的。”他说:“如果你出生于贫穷之家,那么你的子女有很大可能性也将生来贫穷。”解决方案:找出一种方法来,使贫困儿童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,享受高度认知刺激,这应该能让他们具备同样的成功途径。

这一切需要很多资金,凯瑟的基金会投入了1800万美元,支持塔尔萨两家“教育照看”中心以及全美各地十几家其他中心的建设。这些中心每年为每个学童投入的经费超过2万美元,凯瑟为此又掏出了几百万美元。该州政府及联邦基金,还有其他俄克拉荷马捐款人提供了余下的费用。

为了给这些一流的设施配备一流的教师,凯瑟的基金会还向塔尔萨社区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每年捐赠120万美元,支持早期教育专家培训项目。如果青年教师毕业后在俄克拉荷马工作四年,他们的学费将会全额返还。

为医疗捐赠

要想打破贫困链条,医疗保健与教育同样重要。得知塔尔萨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地区预期寿命相差14岁之后,凯瑟深感震惊。习惯不佳、饮食不健康、滥用毒品、缺乏高质量食品店以及收入差距本身,都是该差距的成因,可是,凯瑟指出,最大的问题是有兴趣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医生不够多。“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医疗保健配给制度,只有有能力承担费用的富人才能享受配给。”凯瑟如是说。

如何让更多医生走进贫困社区?追随舒斯特曼家族此前捐赠2000万美元的举动,凯瑟向俄克拉荷马大学塔尔萨校区捐赠了6200万美元,以设立社区医药学院,学生们在本市各地学校

和住宅区内建设诊所,并出任医生。与上述教师培训计划类似,医生们在社区中服务满五年后,可获学费全额返还。俄克拉荷马大学塔尔萨校区校长、前医学院院长吉拉德·克兰西(Gerard Clancy)博士表示,该项目吸引了许多成熟的学生,他们自愿选择利他主义,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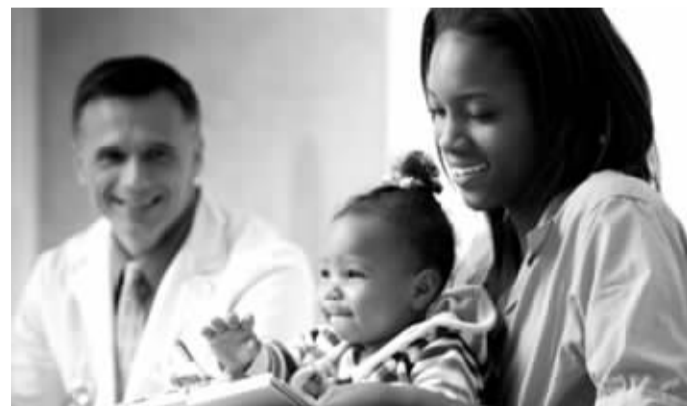
克兰西指出,一旦该项目完全实施,他们将向俄克拉荷马穷人提供300位医生。迄今为止,即项目运行3年之后,87%的病人的血压和糖尿病与心脏病相关指标已经降到了正常范围内,他们进入急诊室的频率也比其他贫困公民低了32%。同样重要的是,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每年被强制收治的天数从41天降到了3天,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也少了一半。凯瑟对该项目的先行捐赠再次打开了其他资金来源,州政府方面也决定配套投入4700万美元。

对凯瑟来说,这些项目的成败关系着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旨意。“从国父们筚路蓝缕开创美国之日起,美国提供的社会契约就是机会公平,一个新生的儿童无法决定出生的环境,但其一生命运究竟充满优势还是劣势,却往往取决于这种环境,美国尚未完全实现在机会公平上的承诺。”这位史上最朴素的亿万富豪之一此时充满激情,他说:“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一切,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是可耻的。”

(据福布斯中文网)

“教育照看”是凯瑟最喜欢的项目,不管你有多么富裕,你的孩子上过的幼儿园恐怕都不能与此媲美。根据该项目,设计精美、宽敞明亮的大楼在镇上最贫困的区域拔地而起,教室和娱乐区满是最高质量的益智玩具、图书、游戏和字谜。每个教室平均容纳15个孩子和3位教师,后者通常拥有早期幼儿教育方面的硕士学位,通过感官刺激和“服务-回报”互动——即儿童做某事后给予积极反馈,他们专注于强化孩童的认知能力。教师甚至还会造访学童的家庭,确保他们的成长环境健康有益。

“那些出生于一个发达社会、且很有爱心的人,有一种特殊的义务,使美国梦重新成为现实。”



许多自愿者自发参与到走进社区的医疗项目中来



乔治·凯瑟联合慈善家欧文·哈里斯向多个早期教育项目提供资金